

电业工人素描

黎均平(四川)

“电人”的脸，就是电的LOGO

——写给一位从业30年的电工

天天触“电”，周身通“电”，眼里放“电”
电是你身体里的零部件
生活中的调味盐
工作上的绝门独技
一“电”，就是三十年

长达三十年的导线
把你活络得通体舒泰
随便扭开身体某个按钮
周边顿有一片光明

你爱笑，笑起来很特别
你的每一条笑纹里
好像都藏着一个小小的发电厂
你说，“电人”的脸，就是电的LOGO
既为用户充电
也给自己蓄能

“秋老虎”也是“纸老虎”

——写给战高温保供电的电力工人

烈日下
高架上
一身工装，全副武装
像战士，也像绅士
像在开采太阳
也像在给太阳降温
你们为变压器调频定调
挥汗成雨，写一首长诗

“秋老虎”也是“纸老虎”
你们“带电”的身手
和一丝不苟的匠心
足以让传说中的武林高手们
惊羨千年

有信仰的导线

——写给一位基层巡线工

粗砺的毛发，黝黑的皮肤
连同艰辛的汗水
坚毅的目光，深沉的匠心
连同罕有的执拗
这些特殊材质终把他
打磨成了一根有信仰的导线

一根有信仰的导线
通体透明
软硬适度
伸缩自如
自带调节稳压功能
不生锈，也不怠工
在长年累月的静默中
自动发光，发热

回家的路

李惠艳(新疆)

夜幕来临的时候
挂在树梢上的星星
揉着惺忪的眼睛
极力靠近河中的浪花
这一刻
钟声从流星的轨迹中轻轻划过

没有什么可以阻拦
我去思念一枚明亮的月
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拦
我去用生命的顽强与命运抗衡
既然上苍创造了雨季
就会用丝丝细雨
来报答土地的浑厚与淳朴

更多的时候
你会矜持地出现在
那通往回家路上的梦中
长风掠过的心河
让翻滚的浪花
一次次拍打着心的堤岸

而那些熟悉的身影
也总是若隐若现
如同被秋天放飞的情感
一半是痴痴的守候
一半是频频的回眸

青石小巷

刘福田(河南)

的小巷中，鞋底轻叩，“笃笃，笃笃……”别有一番滋味。

看着古城小巷两边那镂花的檀木小窗，想象着那窗内的青花瓷瓶中插有正盛开的菊花，只是，在这悠长又寂寥的雨巷里，早已不见那位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漫步在幽深的青石小巷中，会让你陷入时空流转的种种幻觉，仿佛在那小巷的尽头随时都会走出一个身着长袍的书生。由此，我更想到了江南的小巷，那一条条青石小巷上也许有怀古的刘禹锡走过，并且目睹了一只王谢家的燕子飞进寻常百姓家；也许有值花甲之年的陆游走过，他偶遇了一位卖杏花的姑娘；也许有撑着油纸伞的戴望舒走过，他最终走进了一首湿漉漉的抒情诗里；也许还有拉着二胡的阿炳走过，背着画板的陈逸飞也走过……青石板上的脚印重重叠叠，这些沾满历史风尘的印痕太深了，每一道都可以书写为一部传奇。

一把折扇，一段古曲，一声清唱，一条青石小巷。

乡下的巷子是绝没有城里的巷子那样充满闷闷感的，乡下的巷子其实就是一条屋和屋之间的过道，窄窄的，但并不显得紧凑。小巷两边的青苔爬满了青石阶，不知名的小草见缝插针地生长着，有的竟长在了高墙和屋檐上，仿佛和人较劲儿。小巷已开始残破，犹如陈年的袄子，窄窄的小巷里，若两

走咧，去乡下

米丽宏(河北)

驴，往家运庄稼时，我们姊妹仨会被安置在装满秸秆的车上，坐在巍巍的秸秆垛上摇摇晃晃地翻过山、越过岭，轧过曲曲弯弯的田间小路，回到村里的晒场上。路上，我们低头看看赶车的父亲，又看看周围的大山，还伸手捋一把迎面的树叶。有一次，我还小心翼翼地站起来，像立在高塔顶上一般，似乎能抓住低空的云影。

这时候，落叶也下来了，大路小路边，常堆积一长溜儿新鲜的红红黄黄。大叶大如巴掌，小叶小如硬币，一踩，声音脆脆的，比在沙滩上踩贝壳儿还有趣。花椒树篱，一派红紫烂漫，花椒成熟了，散发着麻酥酥的清香。你停下来，摘几个，也没人拦你，院主还会探出头来说：“摘吧摘吧，不然落地上又是冒一地的花椒苗儿，拔得怪烦的。”枝头上的柿子红得近乎剔透，你可别晃那树，柿子落地就摔个稀烂，眼见得蜜汁般的甜柿子成了虫儿鸟儿的美食。梨子和苹果，都熟了，果园外老远都有浓郁的果香飘荡。

去乡下，你可以到地头帮点小忙儿，让孩子增加一些做农活的体验。比如，摘花生，眼见着一棵棵花生秧拔出土来，下面的花生嘟噜成串，饱满瓷实。一颗颗地把它们扯下来，扔进身边的篮子里，很轻松，也很惬意。一篮篮摘好拣净的花生，是劳动的另一种美丽存在——用汗水和坚持把梦想变成现实，

人相对而行侧身而过时刚蹭了墙壁，都能蹭掉一大块墙皮，掉得令人心疼——这可是有着数十年岁数的墙泥啊，安静地记录了几十年光阴里的兴衰和沧桑。巷墙内上演过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故事，仿佛是一部演绎了千年的连续剧，故事的动人心弦处往往发生在小巷里，比如两双年轻的眸子于邂逅时的凝视，比如亲人在巷口相送时执手相看的泪眼，比如一两声从巷头响到巷尾的初生婴儿的哭啼……高高的砖墙遮住了陌生人好奇的目光，一位异乡人走进小巷，青石板上行人寥寥，巷子幽深寂静，你会感觉自己正往历史的深处走去。偶尔“吱呀”一声，雕花窗棂打开，一位绾着发髻的女子探出头来，你甚至有了这样的错觉，她是要去巷后河边浣纱的西施，还是热情好客的阿庆嫂？

青石小巷里，留下了祖祖辈辈的脚印，也留下了我童年的记忆。夕阳西下，小巷里传来了母亲悠长的呼唤。那些熟悉的乡音土语，和着终生难忘的土腥味、牛粪味、灶灰味，伴着袅袅炊烟扑面而来。我，还有巷子里的鸡、鸭、狗、羊，都朝着被炊烟笼罩的老屋奔去，踏碎了小巷里的残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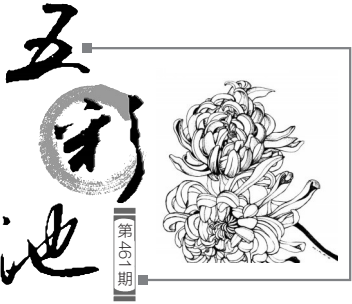
如今，老屋的炊烟依然飘动，山柴炖的饭菜依然清香。真想像孩提时代那样，迈起轻巧的脚步，踏着青石板一溜烟儿地跑进老屋，俏皮地站在娘的身旁。

是比成就梦想本身更让人快乐的部分。喜鹊在枝头叫，山鸡在灌木上飞，蚡蚡的合唱阵势已削减了大半，蚊子正垂垂老去，只有麻雀不知疲倦，成群成群地从田野上空掠过。与城市相比，这样的画面太独特太吸引人了，保存在孩子的回忆里，会为他的气质添上一份田园诗意。

到了夜晚，千万别忘了去看星星。乡下的夜，黑得很彻底很纯粹，星星就更显得稠密。待晚霞褪去，夜色罩严大地，你走出屋，拿眼向上一瞧，真是不得了啦，天幕像个倒扣的金钟罩，罩子的壁上、底儿上，昏昏晃晃角落落落都是星星。那些星星大小不一，明暗不一，稠密处甚至分不出星星的颗粒，白灿灿地连成了一片，像是一朵云絮。孩子感慨着说，怪不得在城里遍寻不着星星，原来它们都挤在了乡下。

挤在这里的，还有虫鸣，唧唧唧唧的，这儿有一丛，那儿也有一丛，像闪着光的草苗儿，乱往外冒；又像银色的烟火，一簇簇地往外膨。听倦了，回到屋里，钻进松软软的被窝，那虫鸣似乎还在你耳边，好像已跟随你钻进卧房了。

假假期结束回到城市，那星星还没散，那虫声儿，也不敢。你是不是把它们打包带进了城里？这个假期，这个秋天，撒去了臆想与拥挤，真算得上是一个实际意义上的秋天了。



耿艳菊(北京)

芦花浅水边

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会有几个名字，但最常被唤起的只有一个。草木虽平凡，却也如此。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是水边的芦苇，在《诗经》中的名字带着淡淡的云烟，如此富有诗意。

天接苍苍渚，江涵袅袅花。袅袅花是秋天芦苇的花，即芦花。芦花虽是芦苇的花，却如同这植物的乳名一般，时常被人们顺口地唤起，仿佛任你在外飞黄腾达，名号有多响亮，家乡的人们就是喜欢叫你的乳名“小三子”，那是一种习惯，是一种不必解释的亲切感。因此，芦花是幸福的。

太熟悉了，芦花是暖，是笑，是记忆最深处的一个符号，芦花插瓶、芦花枕、芦花草鞋、芦花被……年少时，老家的冬季天寒地冻，姥爷每年都会早早地为我们编好芦花草鞋，然后顶着冷风步行十多里路送到我们家，非得亲眼看着我们穿上，他方心满意足，脸上的皱纹笑成了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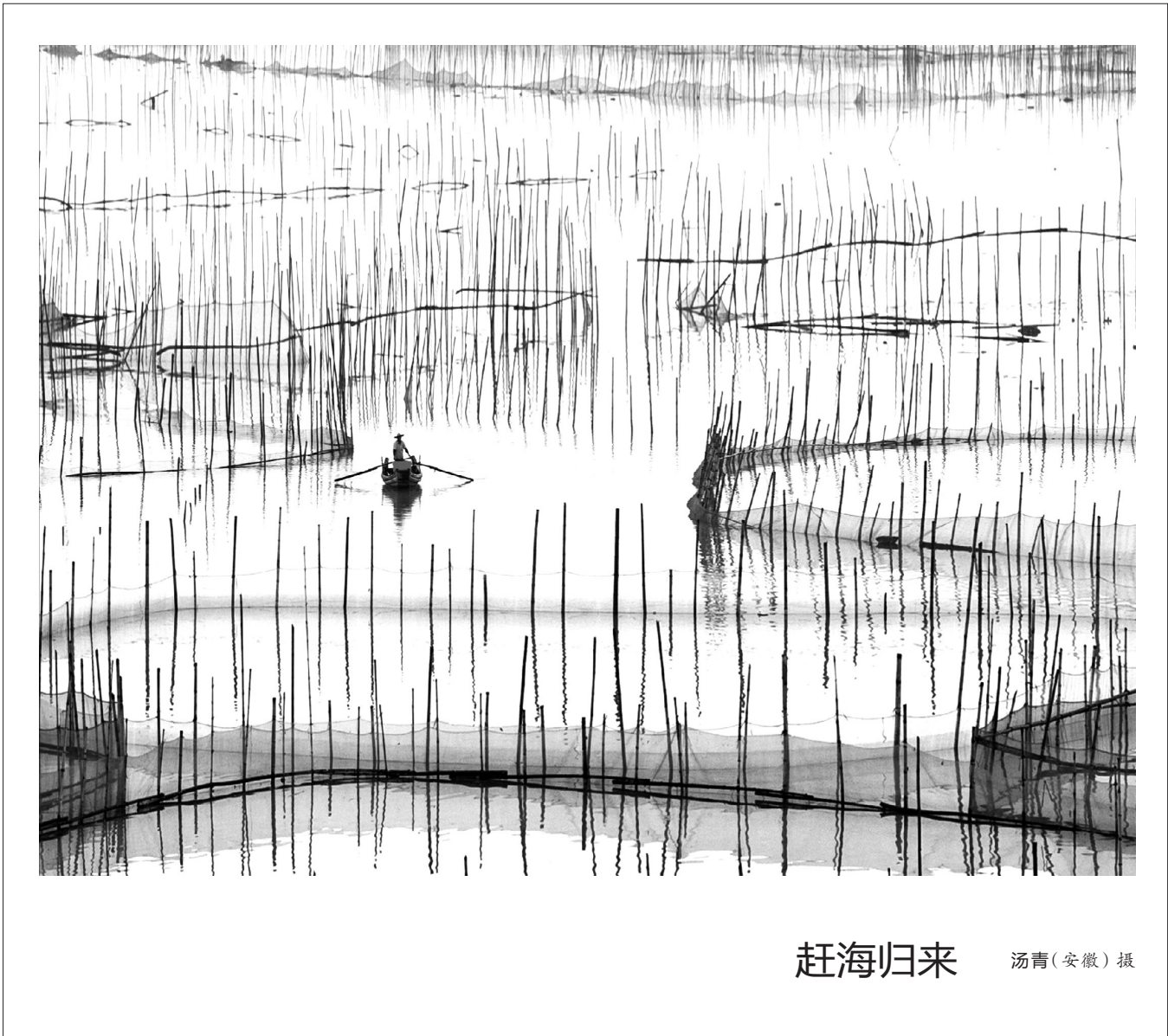
天南地北年年客，只有芦花似故人。多少年过去了，芦花草鞋的温度穿过了岁月的风霜，一直暖在我的心头。每每和孩子走在芦花丛边，我总是要提起旧光阴，给他讲芦花草鞋的故事。有时，我刚要说，孩子便笑了：“您的姥爷会用芦花编草鞋，穿上很暖和，对吧？”

有水处，芦花就生长，盛开。秋天是芦花的半个天下——极目江天一望黔，寒烟漠漠日西斜。十分秋色无人管，半属芦花半蓼花。“更喜好风来，数片翻晴雪”，湖边，河边，沟渠边，芦花飞扬。秋深寂寥，芦花说，怕什么？它们眼下的路和时光虽然注定是要走向一整个冷季，可还是会不管不顾地先热烈盛开，走下去，才会有出路。

古人的诗词中，今人的情感里，都有芦花的位置。纳兰性德也曾写过芦花，意境悠然美好：“收却纶竿落照红，秋风宁为翦芙蓉。人淡淡，水濛濛，吹入芦花短笛中。”郭震的《宿渔家》中，“几代生涯傍海涯，两三间屋盖芦花。灯前笑说归来夜，明月随船送到家”，其实，芦花和棉花一样，都是温暖世间的朴素植物，而生长在浅水边的芦花，因有水的润泽，更多了几分诗情画意。

春天的油菜花田是很多人热衷观赏并钟爱留影的明亮背景图，其实，秋天的芦花亦是自然界难得的景象，随意一个角度，随手一按，就是一幅暖意和古意交织、意味深远的景象。一大片浅淡的水域，开满芦花，一条木栈道静静地卧在芦花丛间逶迤绵延。一对老夫妻缓行在木栈道上，时不时地驻足拍照，老先生执相机意气风发，老夫人红衣长裙娴静温婉，恰似少年时。不远处，还有一家三口也在芦花丛边行走，他们戏耍拍照，“咯咯”地笑着，热热闹闹的。

这样的场景多让人欢喜。最是平生会心事，芦花千顷月明中。无论是尘世一家人的和美相守，还是那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安然静好，芦花都懂得。



赶海归来

汤青(安徽)摄